



親愛的張文易女士

我一直覺得那天晚上，我總覺得欠妳一個正式的請問。不是因為隨俗，而是我覺得，對於妳，我需要認真的開始。

妳曾問我何時開始對妳動心，其實我自己也說不清。妳說過妳時常無法感知自己的情感，而我對妳的初動也總是朦朧的。也許是當我發現我們的歌單如此契合，也許是你從荷蘭帶回來的兔子米菲，又或是在體育公園吹風喝酒，在我家徹夜暢談的那些時刻吧。所有這些瞬間，都悄然讓我心念。

但是秋天我生病了，妳莫不經心地買了兩盒糖要給我。那時我確定我心動了。對於我來說，妳總是做得比說得更多。我欣賞妳，果敢直率，敢說敢做，雷厲風行（有時）。也是這種彼此的欣賞，構成了我對和你美好情感的期待。而妳真的有很多讓我欣賞的地方。

到了冬天，我們在一起了，我們住在了一起，我們一起出去玩。這個冬天真的是我很難忘的冬天了。它平凡卻又如此地高密度。這段時間讓我更加真切地認識了你，我開始料了解到完整的張文易。但不巧的是，這個完整的人更讓我著迷。在旅途中，妳對各種事情游刃有餘，卻也和我一起瘋瘋癲癲。妳是成熟的，但卻又會在我身邊變成一個小孩，可能這就是感情讓咱倆的生命變得更加layering吧。

春天將至，雖然 這個春天或許不會像往昔那樣休閒愉快，但是和張文易共度的第一個春天想必也會留下不少回憶。之前我說過 *you're free to be whatever*，如今我想補充：我會陪妳支持妳 *be whatever you*.

最後，我認真地請問張文易女士：妳願意和我一起過這個春天、這個夏天，以及不知哪個春夏秋冬嗎？

等待中

鄭澤彬